

民国佛教的医药慈善研究

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明成满

摘要：民国时期，佛教逐渐复兴，施医送药等慈善方式是民国时期佛教服务社会、走向复兴的重要途径。当时佛教医药慈善团体从其慈善公益活动的内容上看可分为施医送药、培养医药人才、改良中医和临终关怀等几种类型。这些医药慈善团体以济世悯贫、振兴佛教为宗旨，为近代医药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能为当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

关键词：民国佛教 慈善团体 医药慈善

民国时期，随着佛教的复兴，佛教的医药慈善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关于民国时期的佛教医药慈善，学界的研究成果很少，目前仅见李铁华、吴平两位学者对此有所涉及¹。近年来，经过黄夏年等学者的努力，将分散在各地的民国佛教报刊影印出版²，这些报刊中有较为丰富的佛教医药慈善史料。笔者根据这些史料对民国佛教医药慈善团体的类型，佛教医药慈善的动机、内容及佛教特色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国佛教医药慈善团体的类型

民国时期的佛教医药慈善团体大体分为五类，一是施医给药的团体，二是战地救护团体，三是为佛教医药慈善培养人才的团体，四是佛慈药厂，五是临终关怀团体。关于战地救护团体笔者将有另文专述，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以下对其余四类团体分别述之。

（一）施医给药的慈善团体

这类团体中规模最大的是佛教医院，如民国时期上海地区典型的佛教医院就有陈其昌居士发起创设的上海佛化医院、屈映光等居士创办的上海佛教医院、中国佛教会创办的上海佛教时疫医院、湖南佛教会设立的慈济医院等。与一般的施诊所相比，佛教医院规模较大，医护人员较多，如上海佛教医院中的医护人员就有 30 多人；科室较为齐全，如上海佛化医院共分九个科室，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幼科、喉科、眼科、肺癆科、戒烟科、针灸科和按摩科，并设有住院部。民国时期的佛教医药慈善团体中，以规模不大的施诊所最多，如南京特别市佛教会贫民诊疗所、鄞县佛教会国医施诊所等。

在医药慈善团体中，根据经费的多寡和自身的条件，它们施舍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异。下表列出了四种不同的情况。

¹吴平：《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佛教医院诊所》，《佛教文史》2003年第5期，第30—32页；李铁华：《民国时期都市佛教的医药慈善事业》，《中医药文化》2013年第2期，第14—17页。

²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版；黄夏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以下简称《补编》），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书店出版社编委会：《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三编》（以下简称《三编》），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黄夏年：《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表 1: 民国佛教医药慈善团体施医送药情况表

类型	机构	概况	资料来源
费用全免	福州佛教医院	诊疗给药, 一概免费, 大众受惠	《补编》第 78 卷, 第 468 页。
	北平大良医院	其贫苦无力缴费者, 由北平三时学会发给请诊券, 换取医院就诊券, 不再收取诊费及挂号费、药费等	《集成》第 59 卷, 第 30 页。
	上海佛教时疫医院	从挂号到住院分文不取	《集成》第 54 卷, 第 297 页。
只需交挂号费	泰县佛教会中医施诊所	只需缴纳挂号费, 即可受诊领药。	《补编》第 75 卷, 第 226 页。
	通明妇婴施医所	诊费不收, 挂号费铜元十枚。	《补编》第 33 卷, 第 115 页。
有条件施药	湖南佛教会慈济医院	本院所施中西药品以乞讨赤贫为限	《补编》第 27 卷, 第 132 页。
	广东梅县佛教会施医所	病者确因赤贫, 无力购药, 亦可酌施药剂, 稍加体贴。并从各验方中慎择利于疗病之丹膏丸散八种, 依法制成, 分别施赠。	《补编》第 28 卷, 第 88 页。
	宝庆佛化新医社	施药以乞贫穷为限制, 其余概不发药	《集成》第 162 卷, 第 42 页。
根据不同的对象收取不同的费用	上海佛化医院	对于比丘、比丘尼, 送诊送药, 不取分文; 优待居士, 以已入任一佛教团体为限, 号金二角, 药费照付; 对于贫病之人, 号金二角, 药费在内, 赤贫酌免; 对于普通大众, 号金四角, 药费照付。	《集成》第 83 卷, 第 211—212 页。

(二) 培养医药人才的慈善团体

民国时期, 佛教界人士创办有专门佛教医学院, 为佛教医药慈善培养人才, 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山西佛教中西医学集藏院、中国佛学会义务医学院等。现对它们分别介绍。

山西佛教中西医学集藏院。在阎锡山号召僧人学习针法的影响之下, 山西佛教中西医学集藏院由山西阳曲县佛教会于 1930 年创立。该院的教学内容特色明显, “功课以佛学、医学为主课, 语言文字及地理、历史等为附课”; 医学课程中以针学为主, 由于藏学为“中国所独擅, 非亲口传授, 不能得其奥妙”, 该院延聘高水平的针学人才, “如有幽隐之士, 精通针法者, 本院得聘为针法专门教员, 或另开一科以研习之”¹。

有的佛教慈善医院也为佛教慈善医疗事业的发展培养人才。如山西佛教中西医院每年都招收 15—30 岁的僧俗两界人士六十名, 其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三民主义、国文、识字、藏学经典, 全体学、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针灸学、药剂学”, “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传染病科及针科为实习学科”²。从简章看出, 该院利用医院人才集中和科别较为完备的优势, 医学课程较为全面, 和其它类型的医学人才培养机构相比, 学生实习也非常方便。

在海外的华侨僧人也注重培养佛教医药慈善人才。在新加坡的华侨组成了中国佛学会,

¹山西佛教中西医学集藏院:《山西佛教中西医学集藏院简章》,《山西佛教月刊》1930 年第 2 卷第 9 期,《补编》第 39 卷, 第 34 页。

²山西佛教中西医院:《山西佛教中西医院公启并招生广告》,《山西佛教月刊》1930 年第 2 卷第 9 期,《补编》第 39 卷, 第 36 页。

该会附设有义务医学院。该院学生主要学习针灸和外科两科，费用全免，有面授和函授两种授课方式¹。

（三）佛慈药厂

民国时期佛教界人士开办有以改良中药为主旨的佛慈药厂，该厂 1932 年在上海创办。上海沦陷后，该厂在重庆重新开办。该厂有以下下属机构：设国药研究所及药草试植园努力改良国药；设制药厂制造各种药品及化学工艺品；设实费医院及贫价配药部使一般同胞得便宜代价医疗疾病²。

该厂中药改良程序大体分为以下两步：一是培养研究人才，对中医进行植物学、药理学、化学的研究，将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二是在研究的基础上，“聘用专家负责调制，鉴定原料，严选道地，科学化之调制，公开制药提倡改良”³。

佛慈药厂的慈善公益性质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对工人来说，实行“劳资合作，共存共荣；尊奉孙总理的民生主义，对于厂内工人在可能的范围内须一律优待，每年决算时如有盈余，股东职员及工人各有相当之红利分配”；二是对消费者来说，“根据国民党指导之合作运动原则，自生产地直接购入原料，用机械大量生产，在国内外各地设置直属分店及经销处。以直接供给消费者，则中间商人不得分垄断”；三是为国挽回利权，“注重输出国外，扩张销路，以期挽回利权之万一”；四是实行慈善医疗，“本厂本着我佛普利众生主义，将来若有若干盈余时，即设佛慈医院于上海，或派巡回施疗员于国内各地，聘各科专门医生，随时随地实行免费施疗。使贫苦无归之同胞咸得解除痛苦，而享受快乐，共登寿域”⁴。

（四）临终关怀团体

临终关怀，主要指对生命临终病人及其家属进行的生活护理、医疗护理、心理护理、社会服务等全方位的关怀照顾。民国时期许多居士佛教界团体都设立了临终关怀团体，这些临终关怀团体主要是利用佛教自身的优势对病人进行“心理护理”，这些团体统称为助念团体。所谓“助念”，就是当病人医药无效、寿命临终时，助念者为其念佛，帮助临终者提起正念，助其安乐自在往生佛国。这些助念团体名称各异，如“临终助念会”、“助生极乐团”、“念佛助生极乐团”、“互助往生极乐会”、“净业助念团”、“临终正念团”、“助念往生团”、“临终助念往生团”等。虽然名称上存在着差异，但它们的主要活动就是对病人进行临终关怀，在病人临终前后进行助念，帮助病人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减轻病人临终时的痛苦。从现有的材料

¹曾志远：《中国佛学会义务医学宣言》，《星洲中国佛学》1943年第2集，《补编》第76卷，第119页。

²佛慈大药厂：《佛慈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创办缘起及章程》，《海潮音》第13卷第2号，《集成》第180卷，第195页。

³慧观：《佛慈药厂改良国药计划书》，《海潮音》第12卷第4号，《集成》第177卷，第486-489页。

⁴慧观：《佛慈药厂改良国药计划书》，《集成》第177卷，第490页。

看,民国佛教助念团体主要分布在南方。下表列出了民国佛教报刊所见助念团体的分布地点。

表 2: 民国佛教助念团体的地域分布

助念团体名称	分布地点	助念团体名称	分布地点
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	浙江余姚	无锡净业助念团	江苏无锡
世界佛教居士林念佛助生极乐团	上海	云南四众佛教会助念生西会	云南昆明
绍兴莲社临终正念团	浙江绍兴	罗溪莲社临终助念生西莲会	福建泉州
净莲寺助念会	北京	云南佛教居士林助生极乐团	云南昆明
太仓净业莲社助念团	江苏苏州	武进生西助念团	江苏常州
新塍佛学助念会	浙江嘉兴	天津功德林往生助念团	天津
上海市佛教青年会净宗助念团	上海	富顺县念佛助念团	四川
上海佛教医院临终助念团	上海	绵阳县佛学社临终助念往生团	四川
江都瓜洲镇临终助念佛会	江苏扬州	南通佛教净业助念会	江苏南通
海门汲浜镇助念往生社	江苏海门	普济寺临终助念会	浙江杭州
广州莲社助念团	广东广州	汕头佛教居士林精进正念团	广东汕头

(资料来源: 本表系作者根据《集成》、《补编》中资料整理而成)

上表列出了《集成》、《补编》中能看出具体地点的 22 个助念团体, 其中只有两个助念团体地处北方。《集成》和《补编》囊括了民国时期绝大多数佛教期刊, 包含的史料比较全面。应该说这一组数据能够说明民国佛教助念团体的地域分布特点, 即主要分布在南方, 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在地理分布上出现这样的特点, 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关于助念团体的人员组成及服务对象。有的助念团体规定只要是信佛之人皆可加入, “慈悲普摄, 怨亲平等, 凡有志求生安养修持敬业者, 由本会同仁介绍, 皆可入会”¹。还有些助念团体为了扩大规模, 认为佛教社团的成员都有加入助念团体的义务。如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规定“凡佛学团体中人, 均有参加本团之义务”²; 世界佛教居士林念佛助生极乐团规定, “凡是本林林友均应加入该团”³。有的助念团体对于吸收新成员有限制条件, 如绍兴莲社临终正念团规定: “凡莲社社员通达佛理、精修净业、明白事理、已感化家属者, 皆得为本团团员。但须团员二人以上之证明”⁴。广州莲社助念团规定信奉佛法、劝化家属、愿意遵守

¹印光法师:《临终助念会规约并序》,《净业月刊》1926 年第 2 期,《补编》第 16 卷,第 385 页。

²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章程》,《大云》1927 年第 78 期,《补编》第 18 卷,第 335 页。

³世界佛教居士林:《念佛助生极乐团规则草案》,《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1933 年),《补编》第 46 卷,第 330 页。

⁴绍兴莲社临终正念团:《绍兴莲社临终正念团团约》,《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26 年第 12 期,《补编》第 9 卷,第 171 页。

助念组织规约的居士“如有愿意加入者，自问对于下列规约，能永守勿背，方能签名。签名后须经本社指导员审查认可然后作实”¹。可见，绍兴莲社临终正念团和广州莲社助念团都把信奉佛法、通达佛理、已劝化家属作为加入助念团的必需条件，广州莲社助念团还规定加入者须签名承诺遵守规约。

助念团体吸收新成员有一定的程序，如无锡净业助念团有如下规定：“有介绍人申请，团长审核其资格，认可后在佛前至诚立愿：专修净土、不入外道邪教、及参其余法门、不辞一切困难、为本团团员忠诚服务。加入后有六个月的试验期，期满后才有正式团员的资格”²。可见，该助念团规定新成员的加入程序有申请、审核、立愿、考察等四个步骤。

服务对象。民国时期助念团体实行的是一种相互服务的模式。当某个成员临终之时，其他的成员会前去助念。除了本团体的成员外，许多临终关怀团体将助念的范围扩展至该团体以外的他人。有助念团体规定“即非本会会员，平素笃修净行，为本会所深悉者，临终来会请求同仁，亦当前往相助，以结善缘”³。又如云南四众佛教会助念生西会规定，“会员之父母、亲属如有疾病，或临命终请求助念时，得由理事考察允许办理”⁴。

有的助念团体对服务对象规定了限制性条件，如四川绵阳县佛学社临终助念往生团有这样的规定：“如社友对于佛法面从腹诽、无信仰心者，及屡犯要戒多造恶业者，或先后盲从一切外道、尚未纯奉三宝者，或患急性传染病、癲疯病虽病亟来请，本团俱难应命”；本着佛家慈悲为怀的理念，该助念团又规定了变通的办法，“此等行人如到临终时至深知过去之非，及时能痛自忏悔、正念现前、坚请助念，本团亦可从权办理”⁵。泉州罗溪莲社临终助念生西会则强调：“凡请求助念之时，不得同时邀请外边神像符篆及师巫道流混杂其间，不但有妨碍正念，且损佛法威严”⁶。

经费来源。在笔者所掌握的材料中，尚未发现有助念团体通过向社会募捐来筹集经费。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助念团成员集资和家属的资助，这是绝大多数助念团的经费来源。如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规定“本团经费由团友自行乐助，并不对外募捐。助念期内一切经费（盘川、住所、膳食等）由本团担任，家属有乐助本团经费者听”⁷。这里的家属指的是病人的家属，

¹广州莲社助念团：《广州莲社助念团纯念组缘起及规约》，《观宗弘法社刊》第25期，《集成》第24卷，第184页。

²无锡净业助念团：《无锡净业助念团章程》，《弘化月刊》1944年第38期，《补编》第69卷，第285页。

³印光法师：《临终助念会规约并序》，《补编》第16卷，第385页。

⁴云南四众佛教会助念生西会：《云南四众佛教会助念生西会章程》，《佛化周刊》第151期，《集成》第18卷，第421页。

⁵绵阳县佛学社临终助念往生团：《四川省绵阳县佛学社临终助念往生团缘起规约》，《四川佛教月刊》第3年第8期，《集成》第58卷，第31页。

⁶罗溪莲社临终助念生西莲会：《罗溪莲社临终助念生西莲会简章》，《观宗弘法社刊》第18期，《集成》第144卷，第444页。

⁷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章程》，《补编》第18卷，第338页。

即在某家助念时，如该病人家属愿意向助念团资助一部分经费，助念团也接受。也有少数助念团体不接受家属的资助，实在推脱不了的，将家属资助的钱财用来做慈善事业。如无锡净业助念团明确规定：“本团在团员住宅，不受任何供养；结缘如固辞不获，则请用金钱，以便移作善举，或交名山大丛林做诸功德，助念团员均不得私受”¹。该团的宗旨是“求生西方、助念往生、不务繁琐、尽力节约、不纳团费”²。这里的“不纳团费”指的是不需要团员缴纳费用，该团既不要团员缴纳费用，又不接受病人家属的捐赠，其经费来源到底是什么呢？其章程没有说明。笔者推测，该助念团是无锡佛教净业社主办的，其经费很可能来自于无锡佛教净业社。

二、民国佛教医药慈善的动机

（一）改良、振兴中医

民国时期有佛教人士认为，中医在两宋以前灿烂辉煌，远超西医，“降及两宋，理学蔚然，继由金元诸家，拾宋朝性理之余蓄，敷衍阴阳五行之说，粉饰医术，而医药学遂大遭厄运，立言念玄，去实愈远”³。而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研究、开发中国的传统医药资源，“如日本国立大学，特设汉药研究科，欧美诸国各大药厂，创制科学化之中国药品，吾人日闻某国药师自某中药抽出某有效成分，某国医家自某中药验得治某病之特效剂，竞相发表于世界医坛”；但是我们的国产药物，“尚不脱草根木皮之旧态，徘徊于阴阳五行之迷路”⁴。民国佛教界人士认为中医还有其它弊病，“我国旧医，欲其应用与大众场合的紧急治疗，显有未逮，至于看护精神，务以慈爱至上为严格的取舍标准，对于时下看护积习，绝对禁革”⁵。这里指出的弊病一是急救功能差，二是护理水平差。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医中药的改良非常有必要，应该“将古时经验所得之国产药物，割除金元以来陈腐的空想论法，而根据最新的现代科学医理，应用理化学的制药方法。科学的改良运动，为我国医药界之最大急务”⁶。

（二）怀佛家济世悯贫的情怀

佛教医药慈善团体的创办者都怀佛家济世的心肠。创办妇婴施医所的比丘尼常和大师认为，“八口之家，毫无恒产，而恐不赡。倘遭疾病，苦恼尤甚。且一医之真金，则罄一日之资。一药之耗费，则竭三口之粮。本拟不药而愈，孰知转轻为重，以至传染愈深，病入膏肓，

¹无锡净业助念团：《无锡净业助念团助念规则》，《弘化月刊》1945年第43期，《补编》第69卷，第363页。

²无锡净业助念团：《无锡净业助念团章程》，《补编》第69卷，第285页。

³慧观：《佛慈药厂改良国药计划书》，《集成》第177卷，第485-486页。

⁴慧观：《佛慈药厂改良国药计划书》，《集成》第177卷，第485-486页。

⁵李圆净：《创建佛教慈济医院议》，《海潮音》第27卷第4期，《集成》第202卷，第392页。

⁶慧观：《佛慈药厂改良国药计划书》，《集成》第177卷，第485-486页。

死而后已。思念及此，惨痛殊深”¹。基于这样的考虑，她立志救人，考取医照，“自念身为佛子，当怀济世心肠，利生行愿，所惜庙小产薄，财施无力，只有以身心布施，诊治贫病。”

2

世界佛教居士林考虑到“沪北业为贫民聚集之地，值此市面衰落，百业不振，一般贫民生活，更形困难。若一旦不幸抱病，则延医服药，绝无余资。所谓贫病相交，殊堪怜愍”³。该林有鉴于此，除原有医部每日照常施诊给药外，并添聘中医一位，每日施诊给药，以广救济。佛教慈济医院的创办者考虑到穷困人家的妇女无力进医院生产、妇婴死亡率较高的现实，“负起这个贫民产科的重要责任”，在院中兴办了产科⁴。

（三）振兴佛教的目的

实行医药慈善事业易于布教，近代基督教在中国能广泛传播与其实行慈善事业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有佛教界人士认为，“彼耶教徒到处传其上帝福音，创学校、设医院，浸至今日，遂深入民间，穷乡僻壤，随处可见十字之架。彼能具今日之成绩，实皆有赖于学校医院之力”⁵；“基督教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对公益事业的热心，佛教徒如欲挽回佛教的颓运，重振雄风，也只有在这方面与基督教竞争一下”⁶。他们认识到佛教医院“乃大好布教之所，人当康健之时，骄恣放逸，不易入道，待疾病之来，怕怖惶惶，忧苦交萦，所谓病衰方知身是苦，健时多半为谁忙。病为警策良师，深可信矣。际斯时也，投之以医王之药，劝其学佛，易于信受。”⁷

三、民国佛教医药慈善的内容

（一）施诊送药

1. 施诊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鄞县佛教会开办的西医施诊所和国医施诊所留下的施诊信息最为详实，以下就以这两个施诊所为例加以说明。

¹常和法师：《比丘尼常和大师呈报北平佛教会设立妇婴施医所公函》，《佛宝旬刊》1929年第63期，《补编》第33卷，第115页。

²常和法师：《比丘尼常和大师呈报北平佛教会设立妇婴施医所公函》，《补编》第33卷，第115页。

³世界佛教居士林：《劝募施药经费通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34年第38期，《补编》第12卷，第11页。

⁴李圆净：《创建佛教慈济医院议》，《集成》第202卷，第392页。

⁵普悲居士：《佛化医院与佛教前途》，《上海佛化医院成立专刊》，《集成》第83卷，第205页。

⁶秀奇：《上海佛教平民療診概況》，《学僧天地》第1卷第5期，《集成》第56卷，第540—542页。

⁷普悲居士：《佛化医院与佛教前途》，《集成》第83卷，第205页。

表 3：鄞县佛教会西医施诊所施诊概况（1935 年）

月份	内科人次	外科人次	牙科人次	眼科人次	花柳科人次	全月数
一月	98	566	8	45	3	720
二月	82	504	6	51	5	648
三月	142	623	9	68	12	853
四月	124	601	14	81	18	838
五月	132	573	10	73	16	804
六月	180	605	24	89	20	918
七月	314	716	43	127	68	1268
八月	524	945	32	198	97	1796
九月	313	721	21	120	72	1247
十月	226	710	9	92	31	1068
十一月	204	728	13	58	19	1022
十二月	192	629	17	36	5	879
全年	2465	7920	206	1038	366	11986

（资料来源：鄞县佛教会：《西医施诊所二十四年自一月起至十二月底止诊治人数报告表》，《集成》第 130 卷，第 295 页。）

表 4：鄞县佛教会国医施诊所报告表（1935 年）

月份	男科人次	妇科人次	儿科人次	全月数
一月	95	120	116	331
二月	156	138	180	474
三月	228	297	183	708
四月	226	223	218	667
五月	335	261	242	838
六月	320	241	386	947
七月	365	288	379	1032
八月	317	252	342	911
九月	458	297	305	1060
十月	429	257	252	938
十一月	253	195	187	635
十二月	158	132	120	410
全年各科分类数	3340	2701	2910	8951

（资料来源：鄞县佛教会：《鄞县佛教会国医施诊所二十四年自一月起至十二月止诊治人数报告表》，《集成》第 130 卷，第 291 页。）

从上列两个表格可看出这样几个信息：其一，国医施诊所和西医施诊所在 1935 年总的施诊量共 20937 例，平均每天施诊近 60 例，作为县级佛教会开办的施诊所，其施诊量是比较大的。其二，施诊科别较全，西医施诊所的科别达 5 科，其中还包括一般医院不愿或无力收治的花柳科。其三，施诊数量的分布带有较强的季节性特点。从上列两个表格看，两个施诊所在夏秋两季总的施诊量明显多于冬春两季，这与这两个季节气温较高，各类疾病特别是传染病容易多发有很大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佛教医药慈善团体如香港佛学会所办的赠医施药所医术水平较高，能够诊断并医治多种疾病。在 1933 年 6—9 月该所诊断的疾病种类如下：“咳、哮喘、消化不良、扁桃体炎、燕虎麟痧、风湿、肺癆、疝气、贫血、肾炎、尿道炎、疟疾、耳痛、子宫癌、癬癩、疮、腹泻、溃疡、颈部淋巴腺炎、角膜炎、大便秘结、鼻血、神经炎、皮疹、胃炎、肺膜炎等症”¹。

2. 送药

民国佛教医药慈善团体除了赠送常规的疗病药物外，有时还施送一些偏方和秘方。下表列出了无锡佛教净业社施送的偏方和秘方的相关信息。

表 5：无锡佛教净业社施送各种经验灵药表

施送灵验方名	功用及用法	此方来源
多年咳喘膏	冬夏两季施送	陈其昌秘方
跌打损伤神效药	用酒调敷，多揉已破口，出血则干洒即可	聂云台经验良方
温补定惊丸	专治小儿久病，元气虚弱，吐泻急慢惊风等症；祛风化痰退热；面色清白者最宜；面红有实火者忌用。	
产科回春丸	专治产后百病，兼治室女经闭；月水不调；众疾并效。	《原方见验方新编》
万应膏	兼治伤痛	京都达仁堂秘制
清凉眼药	清凉明目	王一亭秘方
乳岩药	兼治重要外症	
化痰止咳丸	化痰止咳	聂云台良方
观音救苦丹	主治各种时疫，兼治内外各症	无锡佛教净业社虔制
赤白痢疾末药	兼治水泻	聂云台经验良方
阿魏丸	专治肠病，兼治疟疾、痢疾	聂云台经验良方
神麩	专治新风寒及咳嗽	上海朋寿堂秘制
猪狗臭药	专治狐臭	无锡佛教净业社秘制
和肝丸	专治肝气秘结	聂云台良方

（资料来源：无锡佛教净业社：《本社施送各种经验灵药表》，《无锡佛教净业社年刊》第 6—7 期合刊，《集成》第 132 卷，第 355 页）

从上表看出，无锡佛教净业社施送的偏方、秘方科别较多，有内科（多年咳喘膏、化痰止咳丸、赤白痢疾末药、阿魏丸、和肝丸、神麩）、外科（跌打损伤神效药、万应膏、乳岩药）、儿科（温补定惊丸）、妇科（产科回春丸）、皮肤科（猪狗臭药）、眼科（清凉眼药）、传染科（观音救苦丹）。此外，这些偏方、秘方的来源也很较广泛。

¹香港佛学会：《本会第一赠医施药所医务报告》，《香海佛化刊》1933 年第 5 期，《补编》第 47 卷，第 350 页。

3.为方便病人采取的措施

就近施诊。一些大城市如上海的佛教医药慈善团体就近施诊以方便病人。世界佛教居士林施医处除“在新民路本处每日办理施诊给药外，欲使便利离林较远病家就诊起见，又于华租界内聘请中西内外科名医多人，俾使病者得以就近前往免费诊治。如有病人欲前往救治者，请仍向本林施医办事处索取介绍免费（或者是半费）诊治证书”¹。上海佛化医院为了方便病人就近诊治，在上海各区设立分诊所，为此该院着力培养基本医士，规定“皈依三宝，发心济世，文理通顺，有志习医者”皆可前来面试，学员“学费随力、膳宿自备，一年读书，一年实习，毕业后或在本院服务，或随时派往各处任医”²。

简化就诊程序。为了方便病人就诊，一些佛教医疗慈善机构简化了就诊程序。如上海尧光寺内兴办的平民医院，“制有医药券，由善信发给，凡持医药券按时来院诊病，免除挂号手续，更为便利，医药均送，并闻该院同人，有团体分诊处，便利病者”³。

函诊。上海佛化医院为了外地病人就诊方便，特设函诊部，“惟病家需将年岁、职业、已否结婚、平日状况、起病原因、曾否医治、及其经过、现在情形、逐条详细，挂号寄来。即日详复，收费每次邮汇法币一元，凡附本院优待券者，每次只取号金法币贰角。邮票通用，如欲挂号或快递，另加相当邮费”⁴。江苏铜山县看守所的施泽臣居士曾写信给中国佛教会请求再施夏令时节的药品，该会满足其要求并函复如下：“来函以索寄夏令药品，救济囚人生命等因，具见悲深愿切，不胜钦仰。现已有本会常务委员会黄涵之居士配购药品，交邮寄奉矣”。⁵

一些佛教医疗慈善团体还为病人提供其他便利条件。如上海佛教诊疗所“为病人准备有代乳粉，免费提供”，并且与《大晚报》社会服务栏合作，随时将医疗条件改进的情况告诉市民⁶。佛化新青年平民医院除了赠医送药外，还为穷困的病人“无利借贷，专为接济病者之食费”。⁷

（二）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

湖南常德的张右长居士，精通医药，常年为病人施医送药，并总结其多年行医经验，著有医药卫生常识歌。该歌谣共有近2万字，分为32段，每段都有一个小标题，现将这32个小标题罗列如下⁸。

一、患病延医不宜骤易；二、病染愈慢药莫乱投；三、择医必须陆续访查；四、就医必须详言病例；五、购药必择诚实商店；六、药味不可任意加减；七、药物不可偏重珍品；八、煎药慎防过火添水；九、贵药慎防抽换劣品；十、服药有法须知分别；十一、石膏麻黄冬夏各用；十二、细辛用量俗见宜正；十三、甘草甘遂有时同用；十四、草药公开定量可服；十

¹世界佛教居士林：《本林续聘义务医生》，《世界佛教居士林消息栏》第7号，《集成》第48卷，第170页。

²上海佛化医院：《上海佛化医院简章》，《上海佛化医院成立专刊》，《补编》第83卷，第211—212页。

³《海潮音》杂志社：《佛化新青年平民医院送医药》，《海潮音》第6年第9期，《集成》第163卷，第227页。

⁴上海佛化医院：《上海佛化医院简章》，《集成》第83卷，第211—212页。

⁵中国佛教会：《本会函复铜山县看守所施泽臣居士为索寄夏令药品已由黄涵之居士配购寄奉由》，《中国佛教会月刊》1933年第46—48期合刊，《补编》第29卷，第20页。

⁶汤美：《上海佛教诊疗所剪影》，《学僧天地》第4卷第3期，《集成》第56卷，第486页。

⁷《海潮音》杂志社：《佛化新青年平民医院送医药》，《集成》第163卷，第227页。

⁸德森：《医药卫生常识歌小引》，《弘化月刊》1948年第84期，《补编》第70卷，285页。

五、用药须防因妒放毒；十六、青年卫生首重节欲；十七、病后卫生慎防劳复；十八、临产须守六字要诀；十九、纠正胎前产后用药；二十、婴孩当慎产后饮食；二十一、纠正麻痘泄结谬解；二十二、霍乱传染食酸可防；二十三、沙眼传染失治生翳；二十四、梅毒传染胎害子孙；二十五、患病失治变险难救；二十六、未见病症慎传药力；二十七、中西真医各有专长；二十八、中法四诊西法三诊；二十九、西医可补中医之缺；三十、西药非概属金石品；三十一、酬医不可随意浮夸；三十二、识者皆宜宣传济世¹。

这 32 个标题涉及到购药、用药、病后调养、日常卫生等多方面的内容。为了进一步说明，现将篇幅较小的第一段“患病延医不宜骤易”的内容抄录于下。

人生偶尔患疾病，期望速愈必延医。甲医来诊药甫用，亲朋探病荐乙医。病家闻之其心动，日更数医处方异。甲医药力尚未达，乙医又投以他剂。此行不但难去病，反能加病致危急。即或略见其功效，亦不知系何方力。病假无主至如此，优劣难分必取戾。如服二帖药无灵，乃可更医将药易²。

此段共 16 句，每句 7 个字，用形象的语言说明了在就医的过程中随便更换医生带来的危害。

民国佛教报刊有 300 多种，许多报刊经常刊登医药卫生方面的知识，以达普及之效果。下表列出了部分佛教报刊医药卫生栏的情况。

表 6：民国佛教报刊中的医药卫生类栏目

佛教期刊名称	医学栏目名称	刊载内容简介
佛教半月刊	医药问答	就僧俗所遇疾病医药问题进行解答指导，倡议佛教界建立佛教医院、疗养院，推动佛教从事医药慈善事业。
大生报	医药卫生	“发扬国医学术，广济疾苦众生”作为该报的四大目标之一。
罗汉菜	药圃	日常养生知识；心理自我调节；药方介绍
罗汉菜	卫生研究	素食研究
聂氏家言旬刊	耕心斋杂记	日常卫生；公共养生
聂氏家言旬刊	医药	各类药方介绍
佛化新青年	医药卫生	医学丛书介绍；答医问药
苏城隐贫会旬刊	中医杂志	各种常见疾病和疑难杂症及治法
弘善汇报	医药卫生	医药卫生、精神卫生方面的医学理论与方法，发布医药验方等。
无锡佛教净业社年刊	药方	介绍各类经验良方
慧灯月刊	医药信箱	有中医师解答各种疑难杂症，并发布赠售良药信息。
台湾佛教新报	卫生	日常卫生；各类医药验方
大云	卫生	家庭医药常识；药方介绍
宏善汇报	医药卫生	精神卫生之研究；卫生要旨；素食之益；卫生要语十则
弘化月刊	讲话	日常卫生知识
弘化月刊	医丛	医药卫生常识歌谣
南行	卫生	农民卫生知识；健康长寿知识；疾病自疗方法
南行	科学	饮食卫生、药物知识介绍
南行	文摘	偏方介绍，家庭医药常识
南行	医药	灵验药方介绍
觉讯	医药卫生栏	医药与宗教；医药问答
聂氏家言选刊	医药及卫生	日常卫生知识；药方介绍；医药杂记

（资料来源：本表信息根据《集成》、《补编》中的资料整理而成）

¹张右长：《医药卫生常识歌》，《弘化月刊》1948 年第 85 期，《补编》第 70 卷，第 285—287 页；张右长：《医药卫生常识歌（续）》，《弘化月刊》1948 年第 85 期，《补编》第 70 卷，第 304—307 页；

²张右长：《医药卫生常识歌》，《补编》第 70 卷，第 285 页。

从上表看出，民国佛教报刊登载的医药卫生知识较为全面，包括日常卫生、各种药方、疑难杂症的诊治，心理调节、身体调养等多方面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有的报刊设有多个医药卫生栏目，如《南行》杂志的“科学”、“卫生”、“文摘”、“医药”等栏目都介绍有医药卫生知识。

（三）临终关怀

从现有的史料看，民国佛教助念团体的助念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程序，这些程序体现了临终关怀活动的内容，具体分为这样几个步骤。

其一，助念前的准备。关于助念前的准备，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的章程做了这样的规定：“初到时，一面将助念利益及所避忌切嘱行人家属，一面策励行人并布置一切”¹。这里道出了三方面的准备：一是告知家属相关注意事项，这些注意事项在下文有详细的介绍；二是“策励行人”，即对病人进行劝勉；三是为助念做物质上的准备，主要包括悬挂佛像、摆放各类法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策励行人”的有关情况。

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的章程规定，“团友即到邀请助念之家，推举功行纯粹、长于说法者到病人前安慰劝勉。施以无畏，应云吾等为汝念佛，虔求加被，愿汝祛病延年、暂同注世、弘法利生，且勿指为临命终时，使于生死益生怖畏，对浅行人尤然”²。这是强调应向病人隐瞒病情，不要让他感到死亡的恐惧。但有的助念团则让病人更冷静地面对现实，不回避死亡。如世界佛教居士林念佛助生极乐团认为应告诉病人“如寿未尽则速愈，寿已尽则随佛往生而。若一心念佛求往生，寿若未尽，有一心念佛故，即得业障消除，疾病痊愈。寿若已尽，即得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若痴心怕死，则寿不可延，往生永无希望矣。”³ 总之，团友应劝病人一心念佛，因为不管是否寿命已尽，念佛都有极大的益处。

其二，总念。所谓“总念”就是参加此次助念活动的全体成员集体念佛，一般是念佛两小时，若病人病情危急，先到者应先念。

其三，值班轮念。“总念后，理事将全团分定班数，扣钟点，遇紧急时，须日夜轮念，务使佛声相继不断，至行人全舍暖觉方止”⁴。

其四，病人将气绝时。此时病人嘴唇已不能动，或神志昏迷不清已不能念佛，助念者应有一人“在其耳边高声连唤阿弥陀佛十余声，愈多愈妙。此时再敲铜磬，其声洪亮清澈，能助增正念，提醒神思。如昏迷沉重不能醒闻者，则稍尽其耳敲之。每敲磬数分钟，必唤佛一

¹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章程》，《补编》第 18 卷，第 339 页。

²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章程》，《补编》第 18 卷，第 341 页。

³世界佛教居士林：《念佛助生极乐团规则草案》，《补编》第 46 卷，第 330 页。

⁴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章程》，《补编》第 18 卷，第 339 页。

次，频敲频唤，不可间断，敲磬必须和缓”¹。与此同时应让“家属加入同念，以免有妨碍举动”²。

其五，病人气绝以后。病人断气后，其体温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其全身皆冷，唯有头顶尚温，“可知生西无疑，不必再唤。但为敲磬念佛，待念至顶温散尽为要”³；二是其头顶先冷，而胸腹膝足等处尚有余温，则其性灵尚在温处，此时念佛敲磬不能停，应运掌将其性灵由温处升向头顶。“运掌之法，可平展两掌，虚覆在温处之上，唯不可着身，约离身半寸，遂将两掌用劲向上推运，直至头顿，两目精神专注于两掌，默想其灵随掌直向顶门上去”；运掌者此时口中还应祷告曰：“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快来接引某某之灵从顶门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⁴。这时运掌者神注、掌运、口念三业并施，累了则换人轮流，一直要等到死者全身各处冷尽，惟头顶有温才能停止，这是病人性灵升向顶门的标志。病人的性灵“既得佛声声提醒不绝，又得掌运神注助力不息，或迟或早必能升向顶门，见佛往生也”⁵。

四、医药慈善团体的佛教特色

民国佛教的医药慈善团体具有鲜明的佛教特色，试从这样几方面加以说明。

按照佛教的戒律和要求进行管理。例如山西佛教中西医学集鍼院的学员来自僧俗两界，俗家子弟必须皈依三宝，全体学员必须参加朝暮课诵，“除医学教员自由饮食外，其余学生等在院均需素食，避免葱韭蒜五辛之物，方与佛教相符”⁶。此外，一些佛教医院的庆典具有明显的佛教化色彩。当时有佛教刊物这样记载了上海佛化医院开幕典礼的情况：“一香讚；二念药师佛号；三创办人陈其昌居士报告；四念观音圣号；五恭请兴慈导师举行开幕礼；六全体皈依三宝；七请名誉院长姚心源先生致开幕词；八念无量寿佛；九请来宾演说；十职员宣誓就职；十一院长答词；十二上供；十三赠物结缘；十四礼成”⁷。

用佛教理论诊治疾病。佛教青年会义务诊疗所根据佛教的理论把疾病分成三种，一是业障病，二是鬼神作祟之病，三是四大不调之病。他们认为：“医药所能疗治的仅是四大不调这一种病，其余两种须佛法调治，尤其是业障病非佛法不能疗。我们急用医药来治疗四大不调病，希望害慢性病的人发心信佛，对佛法渐渐由闻慧而起胜解，以自疗其业障病，亦可兼疗他人的鬼神病。”⁸。

¹印光法师：《临终切要》，《正觉月刊》第6期，《集成》第29卷，第337页。

²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余姚念佛助生极乐团章程》，《补编》第18卷，第339页。

³印光法师：《临终切要》，《集成》第29卷，第337页。

⁴印光法师：《临终切要》，《集成》第29卷，第337页。

⁵印光法师：《临终切要》，《集成》第29卷，第337页。

⁶山西佛教中西医学集鍼院：《山西佛教中西医学集鍼院简章》，《补编》第39卷，第34页。

⁷《海潮音》杂志社：《上海佛化医院成立》，《海潮音》第18卷第1号，《集成》第195卷，第511页。

⁸渊雷：《觉讯月刊医药卫生专栏发刊词》，《觉讯月刊》第3卷第4期，《补编》第78卷，第420页。

资金募集上的佛教特色。有的医药慈善团体如上海佛化医院在资金募集上带有明显的佛教色彩。为了促进资金募捐，该院鼓励信徒发愿。所谓“发愿”，是指佛教信徒许下愿心。为了使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信徒会布施一部分钱财。该院的简章这样规定：“捐助或代募四元八角者为一小愿，四十八元者为一中愿，四百八十元者为一大愿。可以数人共成一愿，亦可一人认数愿。凡蒙捐助或代募一大愿者，得设立长生禄位及超荐先亡西方莲位各一座，以永久为期。一中愿十年为期，一小愿者一年为期。每一小愿，赠送全年优待券一张，自用、送人听便，以结善缘。多捐者以此类推”¹。上海佛化医院对发愿者采取设立长生禄位和西方莲位、赠送优待券等优待措施，有利于吸引信徒捐款。

医务人员组成的佛教特色。例如福州佛教医院共聘有医师五六位，护士有三四十人，多是由比丘尼及青年贞女优婆夷去担任的。他们每天早上都集中药师殿做早课，晚间由法师为他们讲解佛学两小时，每天还要听医师授护士学，并看护病人。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比丘尼们第一次现身为佛教服务的先声”。²

佛教医院内部机构的设置具有佛教特色。生老病死的轮回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佛教慈济医院根据这一理论设立内部机构：“第一，必设有产科以消除生的痛苦；第二，必附设养老院以消除老的痛苦；第三，必分设内外各科，以减除病的痛苦；第四，在养老院中设立一个可以公开的念佛莲社，从而产生一个饬终念佛会，以解除死的痛苦”³。

有的佛教医院将医病、劝化和助念三者相结合。当时上海“医院林立，然对临终一着，非常缺憾。此佛化医院之所发起。亦所以有念佛堂、吉祥室（太平间）之特别设备也。总之佛化医院者，不特为救济疾苦之所，亦以尽养生送死之地。愿劝各处广设佛化医院，姑以上海为首例”⁴。通过材料看出，上海佛化医院将施医送药与临终关怀相结合，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都有引领作用。对于医病来说，佛化的环境有助于病人康复，“若修净业之人，偶患病痒，可入医院调养，放下万缘，一心念佛。复籍药力，定得速愈”；不信佛之人入该院求医，受医院佛化环境的影响，也能“渐渐起信而修，如是心理医理并重，佛力、药力齐施，其人若世缘未尽，必能业消而速愈”⁵。对于劝化来说，有佛教医院“设有专人司劝化之责，对病人及其家属谈说因果、生死轮回之理”，为了方便劝化，“院内并多备浅近净业书籍，俾识字人可自己阅读，如是念佛之人必日见增多”⁶。

¹上海佛化医院：《上海佛化医院简章》，《集成》第83卷，第211—212页。

²觉星：《记福州佛教医院》，《学僧天地》第1卷第6期，《集成》第56卷，第556页。

³李圆净：《创建佛教慈济医院议》，《集成》第202卷，第392页。

⁴《宏善汇报》杂志社：《上海佛化医院缘起》，《宏善汇报》1936年第2卷第20期，《补编》第52卷，第431页。

⁵王晓临：《拟设立佛教医院以行劝化兼办助念议》，《佛学半月刊》第128期，《集成》第52卷，第333页。

⁶王晓临：《拟设立佛教医院以行劝化兼办助念议》，《集成》第52卷，第333页。

临终关怀的佛教特色。病人在临终阶段往往会出现情绪上的很大波动，甚至精神十分痛苦，而这一切又不是医学所能帮助他解脱的，怎样让临终者走的更踏实？这就是民国佛教临终关怀团体所要解决的问题。民国佛教的临终关怀团体利用自身的优势对临终病人进行心理护理。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看出，这些团体临终关怀的佛教特色主要有这样几方面表现：其一，以念佛为助念的主要内容；其二，临终病人及其家属须在一定程度上信奉佛法，相信佛教的生死轮回理论；其三，通过运掌帮助临终者性灵升向顶门；其四，丧事和祭祀活动须符合佛教的要求。

五、结语

本文的研究除了能使我们较全面、系统地了解民国时期佛教医药慈善事业的状况外，还有助于我们对以下问题进行探究。其一，有助于了解民国时期佛教医学的发展状况。佛教自从产生之日起，就和医学密不可分。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医相结合，在促进中医发展的过程中，佛教医学自身也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到了民国时期，佛教医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即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医的技术，本文可为说明这一时代特征提供素材。其二，有助于对民国时期的医药慈善事业作比较研究。民国时期的医药慈善事业从兴办主体看可分为佛教医药慈善、基督教医药慈善和世俗社会的医药慈善等，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可对三者进行比较研究。其三，对当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可提供借鉴。近年来佛教慈善事业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应该说尚处于起步阶段，民国佛教医药慈善中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临终关怀等内容都能给当代佛教慈善事业以启发。

[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六卷（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7—50页。]
